

&gt; 闲话

## 秋趣

□ 张理坤

金秋九月，周末闲暇，妻子提议去爬山，带孩子们踏秋寻找自然的乐趣。全家人纷纷响应，准备好纯净水、面包、火腿肠等吃食，驱车直奔几十公里之外的城郊。

上山的林荫路曲曲折折，小孩子在前面蹦蹦跳跳，大人们紧追不舍。路上满地黄花，路两旁绿草如茵，清新之感扑面而来，连我们的脚步都变得格外轻快。大女儿顺手折断一根狗尾巴草，毛茸茸的一簇酷似稻谷，在指尖摇摆不定；小女儿不甘示弱，寻找更长更大的一根，挥舞着“宝剑”要跟姐姐一决高下。笑声、呐喊声回荡在山谷间。按捺不住兴奋，我也加入战斗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再来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左遮右挡，你来我往，不亦乐乎。迈过一道道石阶，奔跑在蜿蜒的山道上，连绵不断的青绿吸引着我们。一路风驰电掣，直到气喘吁吁、汗水涔涔，我们才消停下来。

妻子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，两只灵巧的手不停地缠绕着什么，孩子们围拢过来，她得意地亮出宝贝，原来是用草茎编织的小动物——长耳朵、短尾巴、三角唇，一只活灵活现的草兔子令人惊叹不已。于是，孩子们乖乖地照葫芦画瓢，跟着妈妈小心翼翼地学习，翻来覆去地尝试，终究大功告成，一只只草兔子在山野间飞舞着，惊得小鸟们纷纷从巢里探出头“叽叽喳喳”地仿佛在议论着什么。山上果然植被众多，许许多多知名的、不知名的青草绿树郁郁葱葱。我们仔细辨认出几种味道奇特的食用草，有兔子酸、芨芨草等，都是儿时在田埂地头玩耍必尝的美味，尽管酸得倒牙、苦得咧嘴、麻得吐舌头，依然乐此不疲。一晃三十多年了，再次跟着孩子们品味野味，讲述着快乐的往事，连带着无限感慨、一抹伤怀悄悄笼罩心头，许久不曾停歇。

## 包书皮儿

□ 冯建军

新学期第一节课，我看见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没有按我的要求做习题，而是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抚弄书本，于是我悄悄走过去想提醒她做题。

她太投入了，竟没有发现我已走到她身边。“你干什么呢，怎么还不做题？”我小声说。我的说话声把她吓了一跳，然后她对我做了个鬼脸说：“老师，我包书皮儿呢，已经包完了，这就做题。”

看着课本上还是原来的封面我有些生气，“这不就是原来的样子吗？也没看见纸和剪刀，怎么撒谎包书皮儿呢？”没想到，我的话刚一出口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，我以为大家是在笑这个“说谎”的女同学，哪知道另一个同学的话让我知道，原来他们是在笑我孤陋寡闻。“老师，现在谁还用纸包书皮儿啊，她用的是透明膜书皮儿，我的也是。”

“还有我的。”“看我的。”……同学们纷纷举起课本让我看，我接过离我最近的一本书仔细看了看、摸了摸。同学们说的没错，是有一层非常薄的膜贴在课本上。

“对不起，老师错怪你了，是老师落伍了，还用老眼光看问题。我突然认识到，当老师挺幸运的，天天与孩子们打交道不会落伍，不会被时代所抛弃。”没想到，我的感慨得到了学生们的掌声。待掌声停下来后，我继续说：

映着斜阳，不远处山坡上一片璀璨，我们竟然闯进了花和果实的海洋：石榴花鲜红、金菊烂漫，月季凋残瓣飘零，海棠果缀满枝头，柿子红彤彤像一盏盏华丽的灯笼，大圆枣花花绿绿在叶丛中探头探脑——蓦地回忆起故乡的田野：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迎来了丰收的庆典，硕大的玉米穗鲜亮得赛过黄金，圆滚滚的大豆似乎要胀破肚子，油油的芝麻秆儿节节攀高，颀长的丝瓜高高悬挂棚架上，粗壮的南瓜在宽大叶片的保护下若隐若现，和祖父一样辛勤的农人戴着斗笠、扛着锄头，高大而宽厚的背影隐没在广袤的良田沃野……

夕阳西下，空气中弥漫着蒙蒙的水汽，不知几时丛莽间传来阵阵啼鸣，不似寒蝉凄切，不同蛙鼓震天，这里几声那里唱和，此起彼伏、遥相呼应。远远地聆听，像小提琴曲婉转悠扬；走到近前，音乐戛然而止，寂然无声；等到离开，忽然清脆长鸣大作。我们下山的时候，这些声音俨然汇成了大合唱，千千万万昆虫在上演多重奏，无法辨识到底是蝴蝶、蝈蝈，还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在发出狂野的呐喊。我们试图在路旁的草丛里搜寻到一两只，可惜的是连一只蚂蚱的影子都没发现，仿佛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想要用强大的声势喝止一群不速之客的入侵。

夜色朦胧，荧光大道泛起幽幽的光晕，淡淡的色彩、稀疏的影像，远远近近无限延展。秋风萧瑟，月光澄澈，山川草木渐渐融为一体，我们不再闲庭信步，而是追随着返程的人们三三两两迤逦而行，奔向霓虹闪耀的城市街道，回归灯火通明的温馨家园。一路风驰电掣，青草野花的芬芳、连绵不绝的虫鸣，浓郁的秋趣拥着沉沉的酣梦，无比畅快而惬意……



《夏日钓趣》(油画) 徐淑荣 作

&gt; 市井

## 有伴真好

□ 李庚道

孙女上小学三年级，晚上做完作业后，作为退休英语教师的奶奶给她辅导一下英语。内容主要是：听说领先、读写跟上。因为刚开始学英语，要教她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用语，矫正她读字母的发音。开始几天，孙女有些不太认真。不是去倒水喝，就是要上厕所；不是要找什么，就是要玩手机。写几遍字母、读几遍对话，就嫌烦，不愿继续下去了，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
这时我忽然想到住在楼下的小女孩小莉。她和我孙女一个班，过去小莉妈曾叫我老伴有偿辅导她女儿，老伴说，有问题就来找她咨询，不收费。小莉妈觉得不收费不好意思来，这个事就不了了之。想到有伴一起学，效果可能会更好，我便叫小莉来上辅导课。她妈高兴极了，因为她曾几次托人找个退休老师来辅导她孩子，可人家都想得开，惟愿好好保养身体，不愿操心搞第二职业，所以没有找到人辅导。

小莉来了后两个孩子比赛谁的字母写得又好又快，谁的对话读音准确，还相互帮助纠正，辅导效果非常明显。有时，她俩会打打闹闹，但学习时心情好，总比死气沉沉地去埋头读书好。小莉妈要给我们辅导费，我们不要，还开玩笑说，让你女儿来“陪读”，还应给你费用呢！

我老伴经常到农贸市场买菜，虽然离家远一些，但菜种类多且新鲜。每次去，都要邀一个和她一起活动的人一起去。特别是酷暑严寒天气，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家长里短，不知不觉就到了，热气寒气好似也消了好多。有时一方带钱少了，还可以找另一方借钱。有的菜自己只想要一点点，人家嫌太少不愿卖，如辣椒、大蒜、葱、香

菜等，两个人就买一份再分。还有不大的南瓜、冬瓜等，人家非要你买整个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小肉摊买肉，老伴聚精会神看小贩称肉、剁肉、装袋，同伴看到一个小偷在偷我老伴裤袋里的手机，她大叫一声，小偷才没有得逞。还有一次我老伴和另一个同伴去买菜，过马路时，一辆电摩违规行驶，朝我老伴直冲而来，同伴眼疾手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拉我老伴一把，避免了一场车祸。

因我是文学爱好者，常去图书馆、新华书店、旧书摊、书市书展、博物馆等，也常约一个文友一同前往。我们互相交流读书写作心得体会经验等，有时就在外面共进午餐，很温馨，不孤单。我因白内障青光眼和倒睫动过几次手术，视力很差。有一次，我走在人行道上，井盖被打开，没设标志也没围栏。我仍朝前走，文友赶快将我往后一拽，才没出事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图书馆突然高烧，也是文友送我到医院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出图书馆后突降大雨，幸亏文友带了雨伞，否则，我要等半天也回不了家。

找同伴一起出门办事，最多三个，最好一个。人多心不齐，有的要找厕所，你得等他；有的见了熟人，说话没完没了，你得等他；有的节外生枝，临时想办其他事，你得等他，反而耽误了自己的事，这叫“朋友多了不好走”。

由此我想到，生二胎好、生三胎好。往小处说，有伴好，往大处说，利国利民。以此类推，人老了有老伴好，家有伴(邻居)好，国家有伴好，并非都是那种夫妻双双把家还、成双成对的概念，而是广泛意义上的、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“有伴好”“哥俩好”。